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
四十二卷 嘉靖四
十年序新安胡氏校
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卷十六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漢高祖 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 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

[鈔- B](#)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

[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五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十六

相宋張浚

附李寶魏勝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主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知興元府未行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畱朱勝非於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邑而勝非召浚獨畱



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州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

人情震聳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竦大軍之三世忠至秀卽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

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
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傳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
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
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
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轡以計
策往說傳等會大軍且至傳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轡
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
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
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遁浚與頤浩
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

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

貶卿柳州朕不覺羹覆於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畱
浚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
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
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
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
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傳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
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
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
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狗衆曰此苗劉刺

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鼓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

將叟宿孛董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奸賍以搜攬豪傑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端屢挫虜欲仗其威聲乃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

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案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畱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秋七月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



餘州縣多迎降八月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定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闡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

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葦澤敵有
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
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
必給我也遂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
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
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
浚斬哲以徇自邠州退保興州又奔閬州時輜重焚
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
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
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

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
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
逼近郡宣司但當畱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
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
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爾浚然其
言而諸叅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卽奉命乃單騎至秦
州召諸亡將時諸軍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
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命吳玠聚兵扼
險於鳳翔之和尚原大散關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
兵於岷州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

以固蜀口於是五路悉陷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
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
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
以身免亟鬻其鬚髯遁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
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撓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
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
朮怒曰是謂我不能也黏罕死竟入攻果敗浚在關
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
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
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

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案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
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追逐帥臣王
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
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起用端已而
罷其兵柄浚旣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還稍復其官
徙朗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
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
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
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
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

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
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燻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
九竅流血而死陔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
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會有言浚殺趙
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閔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
王似副浚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
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
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
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
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

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
江乃召浚入見高宗手詔辯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於揚
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
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畱鎮
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
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
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
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
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

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

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趨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旣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分命諸將以觀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浚卽張榜聲豫僭逆之罪時韓世忠駐軍承楚劉光世屯太平州張俊屯建康府而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尚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澠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

得所
過之

然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上深以
爲然因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
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
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
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
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猊
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
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
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荆山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
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



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
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飛
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保江浚奏俊等
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
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
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
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
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孔彥舟亦解兵而
去北方大恐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於江上榜其

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
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
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
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
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於江上
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
觀釁及豫敗金人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高宗手
書嘉獎召浚還勞之仍令浚具上都督府隨行官吏
軍兵推賞浚言賞或濫加則將士解體遂惟保奏有
功者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不

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
人心解體高宗愴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七年乘
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
任之每奏對必言讐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
容流涕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
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
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靳賽皆故群盜與王
德素不相能德威聲素著軍中號爲王夜叉都承旨
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
臨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以爲然復謀之岳飛曰王

德准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制而命呂祉爲督府
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使摠之
在上勢所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恐
不足以服之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且瓊
輩素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
豈能馭之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
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哉卽日
乞解兵柄持餘服浚訖行之瓊輩懼不敢喘及德視
事教塲諸將執搨用軍禮謁拜瓊登而言曰尋常伏
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獷勇自

任意不解出一語慰撫之遂索馬去於是瓊輩愈懼
相與連衡上章乞回避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
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
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
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鄜
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以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聽
制於文德殿下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祉復至廬州
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
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耶當爲諸公辯之保無他虞
瓊等感泣事小定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書吏漏語

於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於是
叛謀始決及金字驛飛報社方坐廳事聞有大聲如
箭辟歷自戟門隨牌而至及啓視之乃三使除書
也社拍案嘆曰龐涓死此樹下諸將謁社瓊袖出文
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
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大驚欲走不及爲瓊所執璟
被殺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
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
衆逼社下馬社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
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

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
遇害劉錡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
廬州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
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
是憾浚浚提舉江州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
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
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章詆浚謂浚輕而寡謀愚而
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
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二者皆使
之有疑二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疑望者

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
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意鄴瓊
以此懷疑以數萬衆叛去然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
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
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陳公輔則
謂不可因將帥而罷宰相於是罷爲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太平觀其後言者不已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
復官未幾知福州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
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
十一年免奉朝請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

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
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
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
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
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
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提舉江州興國宮
居連州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
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
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
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

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柄嘗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林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判洪州浚時以毋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君喪為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高宗謂思退云張浚

用兵不獨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敗淮西之師其效可見矣今復論兵極為生事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判潭州時金騎克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畱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烟燄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

而下浚至建康卽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累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窺南未有不由清河渦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

清河西屯濠壽以扼渦潁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言之又乞多募福建海船由東海窺登萊由清河窺淮陽浚奏言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自虜殘虐遑遑無歸臣欲措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強壯堪克弩手之人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令結爲甲隊遞相委保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置營詔從其請兩淮之人欣然願就浚親訓撫之未幾成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言罰舉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傳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小敵以削羸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叅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子棡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搖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鄧商

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浚既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顯官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贊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為然曰宿師於外守備先虛然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惟當固守要害為不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既而主管殿前司公事

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亦奏乞引兵進取浩曰
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督府
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
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
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
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足彼逸
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
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
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
勞逸旣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叅

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皆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
全而後動亦不從遂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以成北伐
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
後成功則安用都督哉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云若下
詔親征則無故招致虜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
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
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
則未有行宮若陛下自行萬一金人有一騎衝突行
都騷動何以處之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
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怒曰陛下當以馬上成

功豈可懷安以失事機及退朝浩謂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托漢高祖起於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哉尋復論辯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為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於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

民貧先自為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為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帛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浩復從容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將不可恃且今二十萬人畱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為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况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者凡五日又委曲勸之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



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之計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內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機會惟陛下英斷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矣高

宗知之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他日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爾已而浩於省中忽得宏淵等遵稟出軍狀始知其故浩與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請罷歸乃出知紹興府臨辭復曰願陛下審度事勢若一失之後恐終不得復望中原矣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分隸諸將號二十萬以李顯忠爲淮東招撫使出定遠宏淵爲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江視師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

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
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出降
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
佩刀顯忠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
忠張浚渡江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
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
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
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
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
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

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詔以顯
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宏淵副之是時顯忠名出
宏淵右符離府庫中尚有金三千餘兩銀四萬餘兩
絹一萬二千疋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餘石布袋
十七萬條衣縑棗羊紗各一庫酒三庫乃縱親信部
曲恣其搬取所餘者始以犒軍人三兵共一緡士卒
怨怒曰得宿州賞三百得南京須得四百旣而復出
戰悉棄錢溝壑由是軍情憤詈人無鬪志浚乃移書
令宏淵聽顯忠節制宏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
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統右烈士寧自睢陽引兵

攻宿州顯忠擊却之亭撤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
宿州晨薄城下列六陣顯忠謂宏淵并力夾擊宏淵
案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
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
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
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以所部兵
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等亦遁顯忠移軍入
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
積屍與羊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
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

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師可
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
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
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
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
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
浚以劉寶爲鎮江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
士遂還揚州浚上疏待罪帝以符離師潰議講和乃
以湯思退爲醴泉觀後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有云朕
明不足以見萬里之警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

既乖進退失律又云孝服而哭殺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於是尹穡附思退効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守淵仍前建康都統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卒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至是又爲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

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棧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棧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脇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

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湯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僉人屯重兵於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傲

論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令尹穡劾浚跋扈奏畱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叅議官馮方罷之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又論浚費國不貲浚亦請解都府詔從其請浚畱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除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奸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

所見安忍弗言上如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



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此所以不及亮也浚事毋以孝稱學遂

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
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

說海云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
狂爾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浚乃取而殞之過矣
唐睿宗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
親王就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
東宮皆諒其非出于已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
老尚能言蓋當時乳媪掩之云

羅大經曰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
詞云惟天下惟祖宗旣共昌於基運有民人有社稷

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
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
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卽位銳意
規恢起張浚督師子栻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問
曾見盧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
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
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於天又傳位
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
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
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

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皆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
 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侍
 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守戰是謹
 此事著廟堂之臣同議但願審之而徐應之無貽後
 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
 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
 可收下莊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
 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
 欲專我為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
 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備置河朔喪畧盡財屈



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
 後蓄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坊內國器奏曰陛下只
 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箇开了得幾番犒賞上
 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
 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
 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劉氏日記云孝宗初立張浚用事獨付以恢復之任
 浚當之不辭朝廷莫敢違浚素輕銳是時皆以必敗
 待之特不敢言爾及辟查籥馮方為屬此二人尤輕
 銳朝廷患之遂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事蓋此二

人厚重詳審故爾周必大時為中書舍人文若來別
益公握文若手使戒浚不可輕舉後浚知之極憾必
大然卒以輕舉敗事

何氏備史云張浚素輕銳好名士之稍有虛名者無
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之好功名富貴
者無不趨其門且其子栻以道學倡名父子為當時
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為君子稍有指其
非者則目之為小人紹興元年合關陝五路兵三十
餘萬一旦盡覆朝廷無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
始言之亦不過落職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鄜瓊之

叛是時公論沸騰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併逐
言者於外及符離之敗國家平日所積兵財掃地無
餘乃以殺傷相等為辭行賞轉官無虛日隆興初年
大政事莫如符離之事而實錄時政紀並無一字及
之公論安在哉使浚未死和議必不成其禍將有不
可勝言者矣

三十一年李寶為浙西路副總管駐平江兼提督
海船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性驍勇兼其心
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
是寶言連江接海便於發兵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

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卽遣其子公佐出邊
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
方畧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敢入諸洋
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
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
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
而必死者難却今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
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
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
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

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以粗備事急矣臣願
發陞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寶卽行在
還江陰卽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
之非利寶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語者
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
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甚怒舟散漫不能收
寶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寶與
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金主亮用降
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舟數百使蘇保衡等
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出入錢塘江幹事畢

令雄州刺史阿尾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寶舟泊石白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寶憂之有大漢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寶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胸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宜避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旬而睡畧不能動雖衆何爲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於石白祈風助順得上如期楫師歡忭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梳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握乃俄頃過山澁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

失措囂呼分掣碇舉帆彌亘數里而帆皆以油綾爲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戚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煙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實叱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器甲糧斛以萬計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知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魏勝遣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太

師合二十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勝餉道十一月至石聞堰勝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勝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勝令勿追止守搗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盛兵來戰勝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寶既上船懼虜大至皆欲入城統制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懼勝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勝與蔚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大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固守計時出騎環城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勝隨宜爲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勝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聞還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先帥騎軍至勝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港大戰斬首不可計敵兵皆退



宋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
 文紹興三十三年登進士第權知黎州渠州累遷禮
 部郎中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
 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
 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
 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
 願詔大臣豫思禦備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
 尚書克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
 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

史集卷之六
 宋虞允文

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克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奸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邇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罷當何如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以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不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

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羶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叅謀軍事權又自

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
悉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
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
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
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
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
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
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
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
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

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
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
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
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
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
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
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
軍小邵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
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
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

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餘人敵兵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緹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

者一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犯瓜洲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小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牓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

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浚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浚當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上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爾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敘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眾曰諾亮有



葺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眾患之有蕭遜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去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允文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懇克川陝宣諭使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田叅知政事史浩議
欲盡棄陝西臺諫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畧言恢
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
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率於同列不
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徙知夔
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
拜相亟行之且親為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
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
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除兵部尚



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
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
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
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
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
以四州不可棄為請乞致仕詔知平江府思退竟決
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
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叅知政事
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疆蹇不敬
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玉帶

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吳璘卒卽拜四川宣撫使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充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遮巴以刷軍中人爲言允文嘗

諭三衙撫存之至是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咸振業欲結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鞏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石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冗汰冗籍三軍無怨言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

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請增戍允文謂金方愆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爾遂奏止之朝論紛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

遂召熹熹不至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君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

留之允文言之激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託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燾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

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恥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賜謚忠肅允文姿格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人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

代史纂左編卷第十六



所藏書